

冷暖人间

黑哥赶海

杨洋

凌晨三点十五分，黑哥已经醒了。他睁开眼，屋里还是一片漆黑，只有窗外偶尔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响。六十岁的身体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灵活，但他还是利索地翻身下床，摸索着点亮了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黑哥布满皱纹的脸显得格外坚毅。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套上防水胶裤，动作熟练得像是重复了千百次的仪式。确实如此——从他十五岁第一次跟着父亲赶海算起，这样的清晨已经重复了四十五年。

“老头子，今天潮水大，小心点。”老伴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叮嘱道。“知道啦，你再睡会儿。”黑哥轻声应着，拿起门后的竹篓和铁钩出了门。

五月的海边，凌晨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凉意。黑哥深吸一口气，咸腥的海风灌入鼻腔，那是他熟悉了一辈子的味道。村里大多数人都改行搞养殖了，只有他还在坚持赶海。儿子在城里安了家，几次三番要接他过去，都被他拒绝了。

“我这把老骨头，离了海就活不成了。”他总是这样回答。

黑哥打着手电筒，沿着熟悉的小路向海边走去。手电筒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微弱的光柱，照亮了路边沾满露水的野草。远处，海浪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像是某种神秘的召唤。

潮水刚刚退去，露出大片湿漉漉的滩涂。黑哥脱下胶鞋，赤脚踩进泥里，冰凉的触感让他打了个激灵。他喜欢这种感觉——脚掌直接接触大地，能更敏锐地感知潮水的动向和隐藏在泥下的生命。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黑哥已经走到了滩涂深处。他弯着腰，眼睛紧盯着泥面，寻找着蛛丝马迹。一个小气孔，一道细微的痕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铁钩轻轻一挑，一只肥美的蛤蜊就被挖了出来。“嘿，今天运气不错。”黑哥咧嘴笑了，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他把蛤蜊扔进竹篓，继续向前搜索。

太阳渐渐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黑哥的竹篓已经装了小半，有蛤蜊、蛏子，还有几只小螃蟹。他直起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目光扫过远处的礁石区。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微弱的呜咽声。黑哥皱起眉头。那声音断断续续，像是某种动物的哀鸣。他循声走去，穿过一片水洼，来到几块大礁石后面。

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心猛地揪紧了——一只小海豚被困在废弃的渔网中，正拼命挣扎。它的皮肤沾满了泥浆，后鳍被渔网紧紧缠住，已经勒出了血痕。

“造孽啊！”黑哥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去。

小海豚看到有人靠近，挣扎得更厉害了，黑溜溜的眼睛里满是恐惧。黑哥慢慢蹲下身，轻声安抚：“别怕，小家伙，我是来帮你的。”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小海豚却猛地扭头，差点咬到他的手指。黑哥没有退缩，继续用温和的声音说着话，同时观察着渔网的缠绕方式。

“这些该死的塑料网”黑哥咒骂着，“几十年都不会烂，专害这些无辜的生命。”

他从腰间掏出小刀，开始一点点割断渔网。这项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到小海豚。黑哥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但他手上的动作始终稳定而轻柔。

“快了，再坚持一下。”他低声安慰着瑟瑟发抖的小海豚。

当最后一根渔网被割断时，小海豚猛地向前一窜，却因为后鳍受伤而摔倒在泥浆里。它发出痛苦的呜咽，挣扎着想要爬向海水。

黑哥的心揪得更紧了。他看得出这小家伙已经筋疲力尽，如果不及及时救治，恐怕活不了多久。

“来吧，我带你回家。”黑哥脱下外套，轻轻裹住小海豚，将它抱了起来。

小海豚在他怀里不安地扭动，但很快就因为虚弱而安静下来。黑哥能感觉到它小小的身体在微微发抖，心跳快得像打鼓。

回村的路上，几个早起的渔民看到黑哥抱着什么，好奇地围了上来。

“老黑，你抱着啥宝贝呢？”

“一只小海豚，被渔网缠住了。”黑哥简短地解释。

“哟，这可是稀罕物！能卖不少钱吧？”一个年轻人眼睛发亮地说。

黑哥瞪了他一眼：“卖？我救它是为了卖钱？”他的声音里带着少有的怒气，“你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就只有钱！”

那人讪讪地退开了。黑哥抱着小海豚大步走回家，心里又气又悲。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海洋只剩下掠夺和算计了？

老伴看到黑哥抱着个湿漉漉的东西回来，吓了一跳：“你这是干啥？”

“救了个小小可怜。”黑哥把小海豚放在厨房的地上，开始翻找医药箱。

老伴凑近一看，惊呼道：“哎呀，真是个小海豚！它伤得多重不？”

“后鳍被渔网勒伤了，得赶紧处理。”黑哥找出消毒水和干净的布条，“去烧点热水，再熬点鱼汤。”

在两人的配合下，小海豚的伤口被清洗干净，涂上药膏，用布条轻轻包扎好。黑哥又用温水擦洗了它身上的泥浆，露出原本灰黑色的光滑皮肤。

“看它多漂亮。”老伴轻地说，手指轻轻抚摸着小海豚的头。小家伙已经不那么害怕了，但眼睛还是警惕地打量着周围。

鱼汤的香味弥漫在厨房里。黑哥盛了一小碗，放在小海豚面前。起初它只是嗅了嗅，但很快就被香味吸引，小心翼翼地舔了一口，然后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

“饿坏了。”黑哥笑着说，看着小海豚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接下来的日子，小海豚成了黑哥家的特殊客人。黑哥在院子里用旧浴盆做了个简易水池，每天换新鲜海水。老伴则变着花样做各种鱼汤、鱼粥，小海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活力。

村里的小孩们听说黑哥家养了只海豚，纷纷跑来看热闹。黑哥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要爱护海洋生物，不能乱扔垃圾。有些孩子听进去了，有些则左耳进右耳出，但至少他们眼中对这只小海豚充满了好奇和喜爱，而不是贪婪。

黑哥给小海豚取名叫“小黑”。每天赶海回来，他都会带些新鲜的小鱼喂它。小黑很快认准了黑哥，一见到他就兴奋地拍打前鳍，发出欢快的叫声，像个见到父亲的孩子。

一个月后，小黑的伤完全好了。黑哥知道，是时候考虑放它回大海了。一天晚上，他坐在院子里抽烟，看着在水池里嬉戏的小黑，心里五味杂陈。

“舍不得了。”老伴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黑哥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它属于大海。”

“可它好像挺喜欢这里的。”

“再喜欢也不行。”黑哥的声音很坚决，“野生动物就该活在自然里。我们人类已经夺走了太多它们的家园，不能再因为自己的私心囚禁它们。”

老伴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你说得对。什么时候放它走？”

“明天吧，趁涨潮的时候。”

那晚，黑哥几乎没怎么睡。天蒙蒙亮时，他起身来到院子里。小黑立清醒了过来，亲昵地用头蹭他的手。黑哥蹲下身，轻轻抚摸它光滑的背部。

“今天送你回家，高兴吗？”他轻声说，喉咙有些发紧。

小黑当然听不懂他的话，但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安静地看着他，黑亮的眼睛里映着晨光。

吃过早饭，黑哥找来一个大竹筐，铺上湿海草，把小黑放进去。老伴红着眼眶往筐里放了几条新鲜的小鱼。

“路上吃，别饿着。”她哽咽着说。

黑哥扛起竹筐，向海边走去。清晨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他走到一块伸入海中的礁石上，小心地把竹筐放下。

“去吧，小家伙。”他打开筐盖，轻声说。

小黑迟疑地探出头，嗅了嗅空气，然后笨拙地爬出竹筐。它在礁石上停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看黑哥，似乎在确认什么。

黑哥挥挥手：“走吧，回家去。”

小黑发出几声短促的叫声，然后转身，一瘸一拐地向海水爬去。当它的身体接触到海水的那一刻，动作突然变得灵活起来，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消失不见。

黑哥站在礁石上，望着平静的海面，心里空落落的。就在这时，不远处水面突然破开，小黑探出头来，朝他叫了几声，然后再次潜入水中。

“它是在跟你道别呢。”不知何时，老伴站在了他身后。

黑哥点点头，感觉眼眶发热。他深吸一口气，转身拿起空竹筐：“走吧，该干活了。”

那天之后，黑哥的赶海生活照常继续。每天凌晨起床，踏着星光走向大海。但有什么东西悄然改变了——他更加留意那些被潮水冲上岸的塑料垃圾，总是顺手捡起来带走；看到被困的小生物，无论多小都会停下来解救。

有时，在清晨的薄雾中，黑哥会隐约看到一个灰黑色的身影在不远处的水面浮沉。他知道，那是小黑来看他了。这种无声的守望成了他们之间特殊的联系，一个老渔民和一只海豚之间超越物种的羁绊。

潮起潮落，日升月沉，大海永远在那里，养育着所有依赖它生存的生命。而黑哥，这个与海相伴一生的老人，依然每天赶海，只是心中多了一份温柔的牵挂。

庭前的石榴花又开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开得满树光华，看得我心亦惊动起来。

这石榴树是祖父种下的，当年还不过是一棵瘦小的树苗，怯生生地立于墙角，弱不禁风似的。祖父每每踱步到院中，总要在它面前驻足片刻，伸手摸一摸它干瘦的躯干，眼光里透露出一种难言的期许。我那时年纪尚小，不解其意，便也学着祖父的样子，踮起脚尖去够那小小的枝桠，目光里只好奇着它何时能结出圆溜溜的果子来。

岁月在树根下悄然盘旋，树苗终于长成了大树，枝条渐渐伸展开来，舒展着，竟遮蔽了大半个院子。树影之下，便成了我的乐园。每至榴花盛放时节，我便常蹲坐于树下，仰头看着那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红艳，花朵儿红得如火如荼，如朝霞晚照，于风里摇曳着，灼灼其华，甚至映得树下我的脸颊也泛着微红。

石榴花开了又谢，谢了再开，日子也就在这花开花落间悄然流淌着。我渐渐长大，也愈发被那红艳所吸引。终于有一次，我按捺不住心头的好奇，趁着大人不在，爬上了树干。手指刚触到一枚沉甸甸的石榴，想往下拽时，却被树干上的尖刺猝然刺中。血珠瞬间沁了出来，滴落下来，恰恰落在树下青石板上，宛如一朵小小的、新绽的石榴花。我吃痛之下急忙松手，石榴果应声坠地，皮裂肉绽，籽粒迸溅了一地，红艳艳的汁水像血一般流淌开来。恰在此时，祖母循声而来，见状只无奈地笑了笑，却并未责备。她转身回院取出药水，一边为我包扎，一边轻声说道：“这石榴树啊，花红籽多，果实却酸涩，枝条还带刺，看着好看，摸起来可扎手呢！”

我幼时体弱，常闹肚子。每每此时，祖母便剪下几片石榴叶子，或摘些青皮石榴果，煮水给我喝。那水味道极苦极涩，我总是不愿下咽，可祖母却端着碗站在旁边，轻声细语地劝慰着，耐心地等我一点点喝完。她常说：“这石榴

往事如烟

庭前的榴花又开了

梁明政

树啊，叶子和皮虽然苦，却是治病的良药呢。”那苦涩的滋味至今仍留在我舌根深处，可祖母的话语，连同她站在树下的身影，竟也仿佛变成了一种药引，治愈着我后来人生中那些更为深长的病痛。

后来，祖母病重卧床，院子里的石榴树竟也显出几分萧条来。那年花开得似乎格外迟，也格外稀落。祖母最终是在五月末离去的，出殡那天，我偶然抬头，竟发觉树上不知何时竟悄然冒出了几朵零星的小花，怯怯地躲藏在浓密的绿叶后面。它们于风中轻轻颤抖着，那般羸弱，那般孤寂，仿佛竭力想挽留什么，又像是为祖母献上最后一点微薄而无声的哀婉。那一刻，花朵的怯弱与天地间的肃穆无言相对，那花红竟似凝固的泪珠，悬在时间尽头——它这沉默的祭奠，仿佛比任何喧嚣的哭泣都更刺穿人心。

自祖母走后，石榴树似乎也渐渐显出老态，枝干不再如从前那般硬挺有力，树皮也愈发显得干枯龟裂，仿佛在岁月里渐渐耗尽了元气。然而每年五月一到，它



为荷而来

（油画）

吴根波作

（接上期）

后来廖家卖牛卖粮凑钱，才去北部湾的海面上，从越南人的手中买到一把崭新的驳壳枪。詹汉行日常别在腰间用衣服盖好，晚上睡觉就放在枕头下枕着，心里才觉得安稳踏实，才有了底气。汉行在新州中学的老同学谢风安，也找来一支锈渍斑斑的老式左轮枪，一打就卡壳。谢风安就不得不准备一根荔枝木做的木棍，以防卡壳时，可以把弹壳捅出来。

儋州就靠着“一把半枪”举义抗日，詹汉行拉起的琼崖纵队在儋州的游击队伍，正式开始了海南岛上琼西一带的武装抗日斗争。

在那大镇和平示威活动的火焰，被日本人一梭子子弹，二发“小钢炮”给灭了，琼崖的中共党员和老百姓用生命和鲜血证明：日本鬼子是凶残的，是不会讲什么仁义道德讲什么道理的；然而汉行他们的这一次无谓的流血牺牲，是对还是错呢？

詹汉行为此一直内疚，一直纠结，一直郁闷，一直苦苦思索着。

现在除了那大镇哭声震天哀嚎四野以外，整个儋州其他各个村寨的口舌耳语，都在低声细语地议论着前些日子学生们发起的“那大游行”。

“新州中学几个白面书生，赤手空拳领着人去抗议，那不是白白送死嘛！”

“人家枪一响，就倒下一大片。第二天拉了几牛车的土，都把血水盖不住！”

“日本人太厉害啦！他们打咱们海南就用了一半天时间，还有飞机、

红色长篇小說连载⑤

孤島戰旗紅

李盛華

大炮、軍艦……儋州的幾個放牛崽，舉著一支打鵝鴨的‘粉槍’，怎么頂得住？！”

“我看到有個憨仔，拿著打鳥打山豬的粉槍朝天放，結果沒傷到鬼子一根毫毛，自己先喪了命！”

“惹不起日本人啊！”

“打不過日本矮崽啊！”

“鬼子兵就那么几个班，太厉害啦！”

……

詹汉行和陈月娥听到大街小巷传播的喊喊喳喳的闲言碎语，肺都快气炸了，心里像刀扎一样难受。“错了吗？”汉行像是做了错事的小学生，时常问陈月娥，“死了这么多人，咱俩成了儋州的罪人了！”

陈月娥虽说在游行那天表现得

却依旧固执地开出花来。花朵依然如火焰般红艳，依然灼灼燃烧在枝头。纵使树干日渐粗糙裂裂，可那枝头的红焰，却一年也不曾缺席过。这老树，竟似将全部的生命力都攒聚于这每年一次的绽放里，那火红的花朵，便成了它苍老树干上一年一度，最倔强的宣言。

前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石榴树终于抵挡不住，被冻死了大半边枝干。看着那干枯的枝条，我的心沉沉地往下坠去，以为这庭前的一抹红霞，终究要熄灭了。

然而，生命竟有难以想象的坚韧。前些日子，我忽然在墙角发现几株新绿的嫩苗，它们倔强地从老根旁钻出地面，嫩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我蹲下身细细察看，心中一震——原来竟是老石榴树根上萌发的新苗！它们青翠欲滴，如此稚嫩，却又如此顽强，竟在无人留意之处悄然积蓄着力量，努力向上伸展着，向阳光靠拢着。

我长久地凝视着这些新苗，它们仿佛在无言地告诉我：生命不是一缕可以轻易掐灭的轻烟。庭前那棵石榴树，如同祖父沉默的期许，祖母熬煮的苦涩汤药，亦如我幼年指尖滴落的血珠——它们历经风霜，枝干可能枯槁，根脉却总在泥土深处蛰伏着，酝酿着下一次破土的冲动。

生命的存续，并不仰仗于华美的外表，而是凭借着深处那不灭的根苗，在岁月的土壤之下不断延展。这新苗的绿意，是大地深处无声的诺言：纵使枝头火焰曾熄灭，泥土中的血脉，却永远等候着重燃的时辰。

新苗尚幼，花事未及；然而，庭前石榴树虬枝上，那几朵今年新绽开的榴花，依旧红得如火如荼，如朝霞晚照，灼灼其华。

这花，是去年的余烬，更是明年的火种——我懂得，那深埋的根，终究会催动新枝，再次将熄灭的火焰举向天空。原来生命最深的根基，竟在幽暗处默默生长，它无声地传递着：纵使树皮千裂如沟壑，只要根在，便无惧岁月剥蚀，总有勇气在春天，再开一次花。

回乡，像风那样

徐良伟

风鼓时，满帆是回去的路
满帆是舟的想念
我像海里的轻风
被岁月慢慢地吹到旧瓦房
吹到几时的灯盏
母亲添穿的长段灯芯
依然噗噗燃明，那是你微醉的脸

我像风那样来
又像风那样去
在院子里鼓起几时的月亮
悬在乡梦的边角
今夜，谁的手指向穹顶
在那远远的航道
我像你歌里的海，茫然若失

我像风那样吹动你的晨日
你告诉我，光一定会抵达这里
我像你指尖上的云
从无倦怠
决不肯消失在你的上空

它游动、回移、转圜
心一定会投影在故土
那眷恋的，赶在乡路
那乡路上的风，像调皮的孩
那风鼓起了旧瓦房的胸膛
旧瓦房梦里的月
又重新落入我的心坎
柱柱思年华的心弦啊
又被这黑夜鼓满的风缓缓吹弹

像思念曲，像母亲明亮的眼
像沉静月的，游移在我的发梢
这是一片浓密的树林
白的，黑的，由橘至银的
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春天
都会经过霜露进入冬季
我知道那些颜彩
恰似每一个中老年人的呓语

我像风那样来
又像风那样去
鼓满的风吹刺的尘土
落粘衣襟，又掉入夜晚
鼓满的风又吹皱了海的波纹
我像风那样来，又见旧瓦房
鼓满了人间美好，炊烟四起！

竹林消暑

李伟

竹影摇动，筛下光斑，
如碎玉洒满石阶。
清风徐来，竹叶摩挲，
似薄绸拂过耳畔。

我静坐石上，闭目，
听翠浪在四周翻卷。
蝉鸣自浓荫漏下，
清亮如溪水浸透衣衫。

凉意自青竿渗出，
向毛孔里缓缓游入。
沁入经络，沁入肺腑，
似竹沥滴进骨髓深处。

斑驳日影渐斜，
蝉蜕在竹节间轻颤。
整座竹林被浸泡成空潭，
静默里浮起时间的遗墨。

我凝神，十万竿青翠
突然学会流动，
正漫溢成碧波。
石凳浮起，载着我。

寄怀友人

日知斋主

屋绕龙江水，墙东云起时。
昨宵风雨过，折了几兰枝？

初夏闲居

吴静静

和风清昼梦，鸟语隔帘闻。
蕉影摇虚室，筠光泻绿云。
茶分山色酽，心任野香熏。
静坐参禅意，庭前蝶自纷。

（未完待续）